

过年走人户



甘元

走人户，是川东北一带老百姓的风俗习惯，有平时与过年之分。平时走人户，多是亲戚邻里因红白喜事相互走动、礼尚往来的一种方式。而过年走人户就不同了，家家户户都非常重视，像完成一件大事，特别有仪式感。

农村有大年初一不走人户的说法，所以家家户户大多选在大年初二走人户。从我记事起，每年大年初二，乡间的小路上大多数是走人户的人，络绎不绝，简直是乡村一道最鲜亮的风景。

小时候，我特别羡慕生产队其他人家的孩子。他们过年不仅能去外婆家，还可以走姑姑家。我们家就不一样了，父亲只有兄弟三个，没有姐妹，自然少了姑姑这门亲戚。幸好，母亲那边还有妹妹和弟弟，只是姨妈家太远，得走一个半钟头，平常只有姨父姨妈过生日才去。过年走人户，去外婆家就成了不二之选。

去外婆家得走一个钟头。说是路，其实就是田埂连着山坡。一眼望去，弯弯曲曲的小路上全是人。母亲眼睛尖，光看人影就能猜出这两口子带着娃，准是回娘家的。那个背着包独自走的小伙子，八成是去接对象的，手牵手笑眯眯的，肯定是刚结婚的新人……

走人户时，我们小孩最盼的，当然是压岁钱。虽然每人只有五毛，却能让我们高兴好几天。外婆对我们的疼爱，除了压岁钱，更体现在吃食上。中午那顿饭，腊肉香肠不用说，还有平常很难吃到的烧白、肘子，特别丰盛。大人一桌，小孩一桌，几双筷子像雨点

似的往碗里落。

外婆家在一个很大的三重堂院子里，屋后有个大晒坝，过年就成了小孩们的“战场”。我们把捡来的树枝当作宝剑，在晒坝上“打仗”。玩累了，就躺在草堆旁晒太阳，数天上的云朵。冬天的太阳软绵绵的，晒得人懒洋洋的。若是遇上别家来走人户的小孩，两队人就拉开架势“厮杀”，直到有大人从坡下喊：“二娃，回家吃炒花生咯！”大伙才一哄而散。

下午四点钟左右，父母就和姨妈姨父商量着要回去了。临走之前，母亲和姨妈总要嘱咐我们：听话，别去水边玩，过两天就回来。我们嘴上答应，心早就飞到晚上外婆要炸的酥肉那儿去了。

我们每次去外婆家，都要住上两三天。我们家离外婆家近些，每年都会接她来住上一阵。

外婆也公平，先来我们家几天，再去姨妈家几天，最后又绕回我们家，我们家就像中转站似的。过完元宵节，外婆总会念叨：“该回去啦，你外公一个人在家，饭都不会煮。”母亲再三挽留也留不住。

我们家屋后有一段很陡的坡路，外婆有点喘病，爬坡费劲，回去时总要我送一程。父母送过，哥哥姐姐也送过，但我送得最多。每次送到名叫“小岩口”的小山洞那里，外婆总要歇一会儿。等外婆不再大口大口地喘粗气了，才从棉袄里掏出一个方方正正的手帕，一层层地打开，小心地抽出一张五毛钱的纸币塞给我。

“拿去买笔墨，”外婆总是这么说，“你耳垂肉厚，将来肯定最有出息……”这话她不只对我说，也当着父母和兄弟姐妹的面说过。不知道后来我能吃上“公家

饭”，是不是真让外婆说中了。

去外婆家走人户，我几乎从没落下过。稍大点，我每次去总爱在外婆家的房前屋后转转。成年后，我也曾在大年初二去接女朋友到我们家过年，当时那种激动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。当年，我就结了婚，并有了女儿，也曾背着不到一岁的娃去外婆家，也把外婆接到我们家过年。

可是，就在女儿快满一岁那年冬天，外婆却突然走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没外婆家可去了……那条曾经挤满走人户的乡间小路，渐渐长满了草，田埂上再也看不到穿新衣、背腊肉的新女婿，也听不到小孩追逐打闹的笑声。

其实，过年走人户，远不止拜年、串门那么简单，它更是一场亲情的确认，是家族牵挂的无声延续。如今，过年走人户的规矩虽然还在，可味道却有些不同了。从前路远难行，翻山越岭，那份盼着见面的心，走得再累也欢喜。现在路好通车，见面容易，可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顿饭、说说话，反倒成了难事。连那份换上最好的衣裳、提着礼物出门的郑重心情，也好像随着日子，慢慢淡了。

亲戚若是不走动，就生会分。要是过年都不走动，更待何时呢？其实，不管形式怎么变，人心里对亲情的念想、对团圆的盼望、对那个“家”字的依恋，却从没有变过。就像我总记得去外婆家的那条田埂路，弯弯绕绕，阳光下总有人影在晃动。其实，有些路，走了，就印在脚底；有些人，见了，就搁在心里。

跑道终点的烟火年会

□赖玉普

数九寒天，朔风如刀，却吹不散人间相聚的温热，挡不住一群跑者奔赴年会的热忱。

“跑步吧”的群主肖姐，是群里人人敬佩的跑步达人，月跑量两百余公里是常态。每周四的人民广场常规跑，她从未缺席，是跑团稳稳的定盘星。副群主珠珠，性格豁达乐观，是肖姐最得力的帮手，年会的节目策划，她字字斟酌、件件用心，只求让每个人都能在这场聚会里尽兴而归。

腊八节的前一天下午，人民广场迎来了如约而至的跑者，大家共赴一场纯粹的心灵之约，一场汗水与欢笑交织的专属庆典。年会的序曲，在暗语接龙中悄然拉开。我们围成一个圆，珠珠站在圆心，像执掌快乐的精灵，一声“马兰花开二十一”应声而起，“二五六、二五七、二八二九三十一”的童言稚语，让我们瞬间褪去成年人的身份，变回无忧无虑的孩童。“谁有钱谁有钱”的嬉闹，“你最坏你最坏”的调侃，敲碎了成年人故作坚硬的外壳，露出心底最柔软、最纯真的内核。我们的奔跑，从来不是为了追赶时光的脚步，而是为了在向前的路上，找回

那个最本真的自己。

许才子的朗诵，将现场的气氛推向小高潮。他以低沉浑厚的嗓音，吟诵自己所作的《广场战队2025征战赋》。伴着吟诵声，一幅属于我们奔跑的画卷徐徐展开：凤凰山的云雾绕着脚步，莲花湖的波光映着身影，塔沱湿地的蒹葭伴着前行，梨树坪的绮丽灯光拉长脚步……一个个渺小却坚韧的身影，正是我们最鲜活的样子。我们仿佛重回枪声响起清晨，重回汗水浸透衣背的午后，重回冲过终点时泪流满面的瞬间。

爱好舞蹈的小仙女们伴着《最炫民族风》，跳出了肆意的欢喜；君君缓步走到场地中央，一曲《天际》，唱尽温柔与深情；一个个趣味游戏，让欢乐持续升温：齐头并进的气球接力，有人不慎让气球飘飞，手忙脚乱抬起的模样，惹得众人开怀；袋鼠跳里，唐帅绕点时不慎滑倒，被众人扶起后又提着口袋奋力跳跃；六旬的姚哥老

当益壮，跳跃的步伐不输少年；乒乓球接力中，纸杯托球的琳琳不慎让球落地，却借着球弹起的瞬间敏捷接住，得意扭腰的模样，让现场笑声不断。军军与街舞队的热舞《别放弃潇洒》惊艳全场，路过的行人纷纷驻足，高喊“再来一曲”。于是，《月亮下的阿妹》的旋律响起，舞步依然热烈。错位运球的游戏里，众人踩着猫步绕着毛线，夹着玻璃珠快速折返。拔河比赛将现场气氛推向顶峰，不分男女老少，所有人都攥紧绳索，呐喊声震彻广场，仿佛要将冬日的寒冷尽数拔离地平线。最终，“军军队”以两战两胜的成绩，拿下这份荣耀。参与活动的跑友都获得了一条毛巾的奖品——它将陪着我们踏上未来的赛道，在每一次奔跑中，拭去汗水，见证前行。

冬日的寒气尚未散尽，鲜菜火锅的热气已袅袅升起。签到台前，整齐地摆放着装有汤锅的礼品盒，这是最实在的关怀，也诠释

着跑者最朴素的信条：吃好喝好，才能跑好。席间的抽奖环节，是年会上的另一重惊喜：有人喜得跑步手套，这是冬日奔跑时最贴心的陪伴；有人获得了加绒洗碗手套，意外的奖品引得满堂哄笑，这份“家务担当”，必将成为跑团日后茶余饭后的趣谈。觥筹交错间，是心与心的共鸣，我们敬赛道上从未放弃的自己，更敬身边这群志同道合的伙伴。

夜色渐深，酒阑灯炮，这场年会终究迎来了散场。我们知道，这不是结束，而是新的开始。我们从跑道上下来，带着风的气息，奔赴这人间烟火的相聚；又将带着烟火的温暖，回到跑道上继续向前。这便是跑者的生活，一半是风驰电掣的激情，在赛道上与自己较劲，与时光赛跑；一半是人间烟火的温情，与同路人相伴，与美好相拥。我们跑过四季轮回，跑过城市街巷，跑过风雨兼程，最终，跑向健康，跑向温暖，跑向那个更好的自己。那些藏在跑道与烟火里的美好，终将化作星光，照亮我们往后的每一段前行之路。让我们在奔跑的路上，永远有人同行，永远心向温暖。